

从松花江畔到西辽河岸

□宋晓阳

七月的风总是带着离别的味道，一纸毕业证宣告着大学四年的结束。松花江畔的暑气还没散尽，我坐上西行的火车，看着窗外的风景变换，吉林起伏的山峰渐渐退后，大片的玉米地铺展开来，接着就是低矮平缓的山丘。最终，天高云低，一片坦荡，列车播报——通辽到了。这片西辽河静静流过的土地，成了我的新坐标。

通辽市中，一个远近闻名的圣地。西大门庄重气派，透着股“方正”劲儿；几栋教学楼稳稳当当，散发着书卷气；拖着行李去公寓办理入住、报道、领教工卡。校园里全是陌生面孔，空气里混合着新装修材料的味道和一种属于全新起点的气息。我心里有点打鼓，这就是我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了，一座被科尔沁草原气息环绕的城池。

我们这批新教师被安排在一起办公、学习，像一群刚入校的新生。培训节奏快得让人有点跟不上趟。最初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坐在教室最后排当“影子学生”。

讲台上那些老教师，那份沉稳和条理，让人打心眼里佩服。他们的板书工得像印出来的一般：左边是规规矩矩的化学方程式，右边是清清楚楚的推导步骤，逻辑严密，一目了然。学生们在座位上分组讨论，声音不大但十分专注，老师则在课桌间的过道里巡视，偶尔俯下身，压低声音点拨一两句。没有生硬的灌输，整个课堂像一台调试精良的设备，每个环节都很流畅地进行着。这和我自己当学生时，被动听讲、时常犯困的体验，完全不同。

真正的压力，是在轮到我为准备第一次“过关课”时骤然降临的。坐在办公室里的小桌前，摊开教案本，写了又划，划了再写，纸页被我揉搓得起了毛边。抬头望向窗外，通辽的天空开阔得很，大朵大朵的白云不紧不慢地飘着，看着它们，心里的焦躁似乎能沉淀下去一点。

试讲那天终于来了。站在讲台上，下面坐着几位不太熟悉的领导和老教师。他们的眼神很平静，但我却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教室里安静得过分，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在回响。讲到关键处的一个知识点时，大脑毫无征兆地“嗡”一声，瞬间一片空白！之前反复琢磨的语句、精心设计的环节，如同被黑板擦猛地抹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僵在那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脸上火烧火燎，巨大的尴尬几乎要把我吞噬。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像被无形的钉子钉在了讲台上，动弹不得。

就在我几乎要被这空白压垮的关口，评委席的一位老教师抬起眼帘。那双眼没有评判，只有沉静的鼓励与期待，像一根及时的绳索，把我从深渊拽出。我深吸一口气，顺着这个思路硬着头皮往下讲。后面虽然讲得磕磕绊绊，但总算把课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真正让我觉得开窍、收获满满的，是课后的点评环节。几位老教师围坐在一起，话语直截了当，句句都点在要害上。“让学生参与讨论的点子不错，但问题设计得太笼统，缺乏层次。基础薄弱的设计可能找不到切入点，无从下手。思维引导

要像爬坡一样，得把台阶搭得具体、稳固。”另一位老师则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细节：“板书推导时，步骤与步骤之间的连接箭头要更醒目、更规范。板书是视觉引导的关键，学生扫一眼，关键逻辑的走向就一目了然。”我低头飞快地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心里涌动着感激，更多的是由衷的叹服。原来一堂好课的功夫，真真切切地藏在这些看似细微的地方。原来三尺讲台想要站稳，需要这些沉甸甸的经验作为最坚实的基石。

我们几个新老师同在一个办公室，常常各自对着摊开的教案本埋头苦干，办公室里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作伴，灯光常常亮到很晚。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人刻意强调什么，但那份对讲台的敬畏之心和对学生沉甸甸的责任感，仿佛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空气，成了再自然不过的呼吸。这种无声的氛围，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形地督促着你，不敢有丝毫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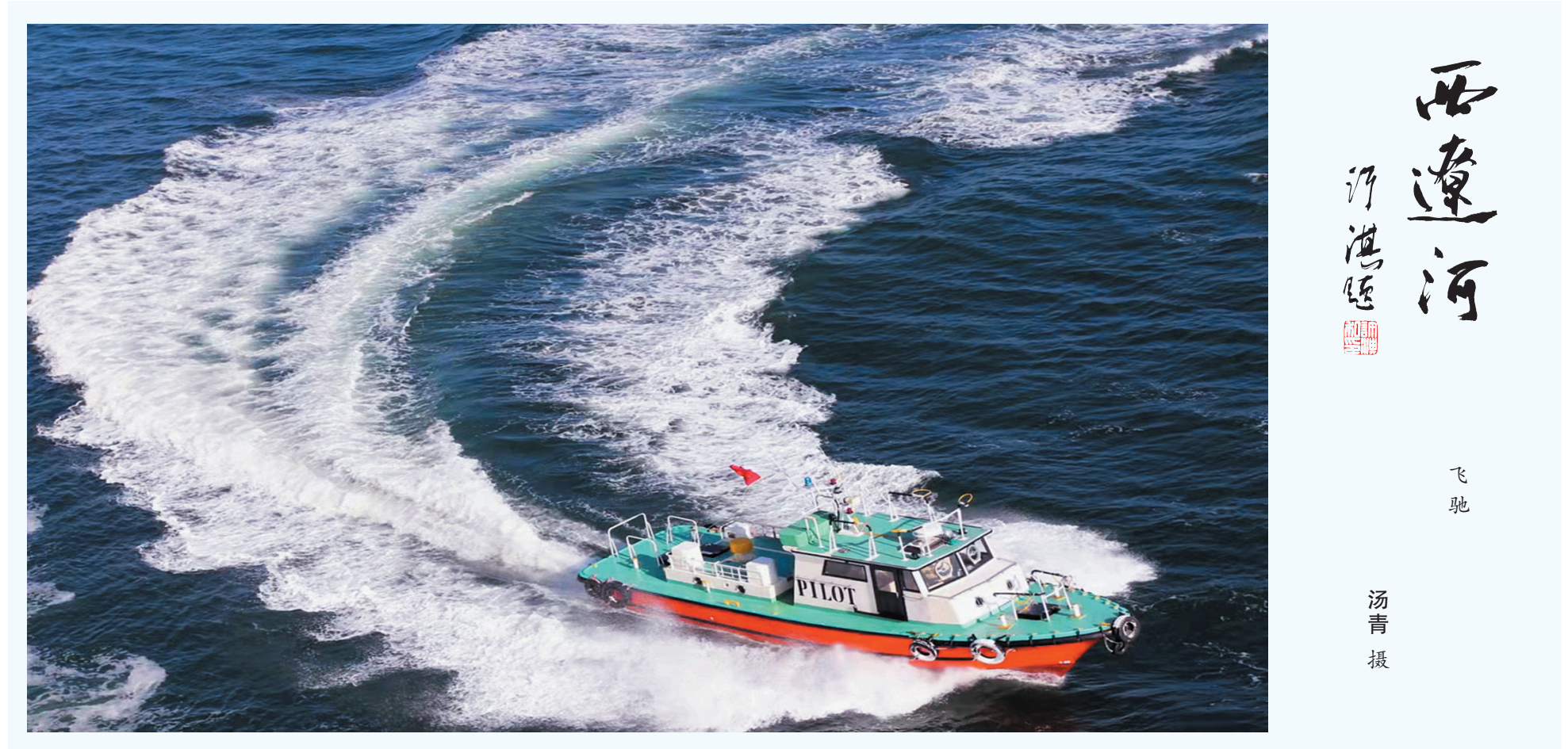
有一天在办公室，一位本地同事看我在食堂解决午饭，就递给我一块自家做的奶豆腐：“尝尝看，我们这儿的味道。”那奶味浓得发稠，带着一种发酵后产生的微酸，是一种带着土地气息的、完全陌生的味觉体验。我小口小口地吃着，心里像被什么轻轻地拨了一下。这陌生的食物味道，连同办公室里大家偶尔互相分享点小零食、简单交流几句备课中遇到“卡脖子”难题的日常，像一股细细

的暖流，不知不觉间就冲淡了刚来时的生涩与疏离。它让我隐隐觉得，要在一个新的地方真正扎下根来，或许正是从接纳这些日常的、微小的细节开始的。

夜深了，备完最后一页课的教案，合上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长长舒出一口气，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和僵硬的脖颈。窗外，通辽的灯火疏疏落落亮着，没有大都市那种令人目眩的辉煌，却自有一种安静踏实的暖意。夜风从窗缝里悄悄钻进来，带着白日阳光晒过的余温，还有一丝干燥的草叶清气。这风，想必也曾掠过千里之外松花江畔那些沉甸甸的稻穗吧？此刻它拂过面颊，让我觉得故乡的气息并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沉默的方式，在这片异乡的夜月下悄悄地陪着我。翻开教案本的首页，那张从老家带来的、小小的吉林风景明信片，在台灯柔和的光晕里静静躺着。

这一刻，松花江畔湿润的水汽和西辽河岸干爽的风，就在这方寸纸页上无声地交汇融合。我知道，自己正在慢慢适应这片新的土地，而那个承载着责任与期待的讲台就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一步一步走上去，站稳，去倾听那属于自己，也属于这片大地的，新的马蹄声！

“文润西辽河 大美科尔沁” 主题文学征文



我的霍林河

□杨喜庆

知道霍林河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在读高中。一个阴雨绵绵的晚上，父亲对我说：“你大哥要去霍林河了。”我睁大了眼睛看着父亲，父亲不再说话，只是一直在叹气，不停地抽烟。大哥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好几年了，一直在农村，没能回城。突然要去霍林河了，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在懵懵中。

好久，我才问了一句：“霍林河是个什么地方啊？在哪儿？”父亲抽了几口烟说：“在坝后，是一片大草原。”我不再说话，静静地看父亲抽烟。

高中毕业后，揣着一探究竟的愿望，我也踏上了去霍林河的路程。1980年，当我第一次来到霍林河时，那种好奇和期望被眼前的情景所覆盖。眼前除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是泥泞的土路和一排排依山而建的地窖子。夜晚的地窖子，在灯光的照射下，层层叠叠。恰似一层层高楼，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景致。而到了白天，一幅幅地窖子像是等待出土的文物，孤独凄凉又无助地躺在那里，让人五味杂陈。偶尔有人影从地窖子里出来，像从历史深处走来，捧着一个个远古的故事和众多未知，让人感到沉重和神秘。我知道，也许他们就是描绘霍林河远景的人，每一笔都是霍林河的一朵浪花、大草原上的一片草叶。

在霍林河驻足的几天里，我像踩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上，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慨叹着，不仅有远古的凝重和浓浓的草香，还有蓝天白云下那种静谧和恬淡。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霍林河的天总把持不住自己，随心所欲。刚刚还是晴朗的天空，从远处飘过一片云彩就会下雨，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晴空万里了。我像游走在梦境中，游历于童话世界。让我本来复杂的心情又增加了些许惆怅。然而，当我嗅到泥土的气味和青草的芳香时，我的心情竟然平静了。

遥远的、深不可测的霍林河就这样进入我的视野，闯进我的生活，并把我揽入怀中。不得不说是她的广袤无垠，她的神奇魅力吸引了我，使我产生了前住的欲望。

创业的环境是艰苦的，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像样的路，更没有文化娱乐设施，能有一本书读，应该算是奢侈的消费了。这样的生存环境，让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大哥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迫于多方面的因素和父亲的压力，大哥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大哥成了霍林河的一名建设者。他时常写信或者打电话向父亲通报霍林河的情况，有喜有忧。大多数是介绍霍林河的艰苦，偶尔也对霍林河的未来充满信心。每一次听到大哥的消息，父亲都不说话，或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或是久久地望着远方，若有所思。突然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也去霍林河吧，和你大哥做个伴儿。”看着父亲坚定的表情，虽感突然，也在情理之中。从父亲做出决定的那一天，我也成了霍林河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吃草，我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呼招手，恨不得把脑袋伸到车窗外，然后冲着牛群和羊群大喊。牛羊渐渐远去，我们不时回头眺望，依依不舍。群山、牛群、羊群、绿草、蓝天、白云，好一幅如醉如痴的画，我陶醉在画面中，脑海里浮现了那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的诗句。然而，当我们到达霍林河的时候，我的情绪立刻降到了冰点。

如果说我第一次来到霍林河的时候是一次观光采风的话，那么，以后的日子就是我书写和图画的开始。我不知道父亲的决定是否正确，更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面对茫茫大草原，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向前走不回头。大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和“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无奈！

多少年后，霍林河，一条河的名字，竟然成了一座现代化露天煤矿的名字，而这座城市也因为现代化露天煤矿而得名——霍林郭勒市。

霍林河从这座城市中穿过，现如今，霍林河已不再见当年低矮的地窖子，矗立在河道两旁的是幢幢高楼，和现代化煤电铝循环发展的运行模式，霍林河已经被现代文明所包围。

站在霍林河旁，倾听霍林河水的呢喃，感受霍林河远古文化的浓烈，仿佛听到万马嘶鸣地动山摇的厮杀声，聆听霍林河美丽的传说。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霍林河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使这块土地更加充满神奇。这也是我扎根霍林河探究霍林河的动力支撑。

明、美好的环境下生活着，体验着，分享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

现在，大哥已经退休，跟着孩子们去内地生活了。水草丰美的时候，大哥会带着家人回来看看。站在霍林河旁，大哥感慨地说：“值了，喝雪水、吃大犊子、住地窖子的时代过去了。看看今天的霍林河，我们那些霍林河的创业者，受的罪、吃的苦值了。”

听着霍林河水缓缓地流淌，我看见大哥的眼睛湿润了。此时，我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什么心情沉重。

霍林河，一个美丽而生动的名字，一个饱含故事的名字。每一个字都蕴藏着厚重的积淀。镌刻般的年轮记录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她像一朵浪花，奔腾着跳跃着，每朵浪花都在述说着一个个或悲壮或凄美的传说。我知道，它们是流淌的音符，用生命弹奏着一曲曲天籁。是马头琴的琴声伴随着一首首蒙古长调，飘向远方，飘向天边。

掬一捧霍林河的水，蓝天、白云映在里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掬起的不单单是一捧水，而是霍林河艰苦的创业史，还有那些创业者可歌可泣的故事。此时，我的耳畔再一次响起了那首《心中的霍林河》：
我多想走近你
古老的传说
你倔强的性格
总像牧人般沉默
我多想追寻你苦涩的记忆
你清凉的河水
总是流淌着欢乐
哎——霍林河
心中的霍林河……

故乡的路(组诗)

□廖丽雪

它是一条蓝色的河流
故乡的人
像一尾尾鱼，总爱逆流而上

它是一条长长的小路，像背带
年轻的母亲
总把我绑在她的背上

它是贫瘠的土地
总在拼命地长出庄稼
喂养我饥饿的童年

它是我的母亲，你的母亲
码起的垛堆
一半填进牛羊的肚子，一半塞进炉膛

如今啊，它是一个被不断搬空的老屋
除了搬不动的
除了泥土下的祖宗

它是被剪断的脐带，让人
追溯一生的源头

它是第一声啼哭
第一声父亲，母亲，兄弟姊妹……
第一粒麦子
第一条淌过掌心的河流

它是第一只鸟，扑楞扑楞
飞向天空的鸟巢

它还是你无论如何乔装
不经意间
就会露出马脚的一句方言

它多像一个码头啊
漂得再远的船
也会在风浪中赶回来

现在，只有几种情形才会踏上它
清明，葬礼——
是我自己走出去
最后一种——
是别人扶着我的灵柩回去

现在，每一次回去
身后都跟着成群的乌鸦

这些黑衣的守夜人
早在我出生时就已启程
它们穿过燃烧的稻秆
一直藏在某处

如今牵住你我的
是一条被落日反复舔舐的路

我数过——
它穿过九十九场大风，九十九场大雾
我一次次泪流满面地穿行
从这头到那头，从白昼到日落

我知道，山头的月亮
总是先叩响你的木门
再绕过竹林与溪涧，来到我的窗前

我知道，路是你伸过来的手臂
山是你耸起的肩膀
我仍是那不肯停留的风，而你
已是四面漏风的墙

你仍固执地站着
如今啊，在年远的石阶前
我再也不分清——
哪一滴是露珠
哪一滴是泪珠

雪原春笺

□胡彩冬

薄雪把星光压成信笺
平铺在草原起伏的桌面
枯草用霜写下碎银般的注脚
勃勃车辙里藏着春天未拆封的请柬

毡帘掀开奶香的雾气
姑娘呵出一朵朵散步的云
羊群把身影钻进雪地
变成月光剪不断的毛边

听——
冰柱在屋檐数着冬日的余寒
看——
新芽用绿意撬开雪线的封锁

此刻
马蹄把晨光钉在地平线上
草原抖开它无边的画轴
所有风都朝着
春天的地址
奔赴

